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謄錄監生_臣鄧洪繼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五

宋 劉宰 撰

啟

賀辛待制知鎮江

奉上密旨守國要衝三輔不見漢官儀今百年矣諸公
第效楚囚泣誰一洗之敢因畫戟之來遂賀輿圖之復
豈比兒童之拍手謾誇師帥之得人某官卷懷蓋世之
氣如圯下子房劑量濟世之策若隆中諸葛大兒僅數

文舉上床自卧元龍赫然勲名付之談笑繩鴈鷺於三尺俾愁恨嘆息之俱無隸羆虎於五符使災害禍亂之不作田園歸去翰墨生涯馳騁百家搜羅萬象得其小者風蟬碎錦頽宏而肆之金雞垂琳琅落紙雲烟爭光日月上會稽探虎穴方八命九命之增崇坐宣室思賈生忽一節二節之促召皇圖天啓敵運日衰壺漿以迎久鬱遺民之望肉食者鄙誰禪上聖之謀星拱百僚雷同一說自介圭之入覲借前箸以為籌究財貨之源流

指山川之險易金馬玉堂之學士聞所未聞灞上棘門
之將軍立之斯立眷惟京口實控邊頭雖地之瘠民之
貧然酒可飲兵可用繭絲保障豈惟增北固之雄約軋
錯衡旋即首東都之會某年幾四十才僅下中向須菽
水之供故五斗米是為今惟風樹之感雖萬鍾祿何加
未忘父教之忠有喜國讐之雪矧鷦巢之有託豈燕賀
之敢稽未終素鞶之期莫扣黃堂之下執舍人之役雖
阻見於曹參勒燕然之銘尚或須於班固

謝辛待制

棄疾

孤生屏處已載二千石之良專介鼎來忽拜五十鎰之
餽周之則受感不容言伏念某未報劬勞存懼禍釁顧
何求於當世惟苟活於殘年時扣城闔愧未忘於舐犢
日趨幕府幸已遂於登龍載月遄歸望塵弗再方慙疎
慢敢意記憐欲於燕寢凝香之餘進之樽酒論文之列
雖回船已遠莫陪瀛洲山上之游然折俎寵頒猶是北
海坐中之客自惟庸瑣何克堪承茲蓋伏遇某官憫士

之貧行古之道謂唐賢之鎮蜀頗加厚於少陵而長公
之帥杭亦垂情於和靖故茲厚意誤及微蹤不勝銘佩
之私就貢管蠡之見今歲之稔雖及七八時雨之愆豈
無二三如聞里正不申被旱之圖縣吏憚受訴災之牒
倘陳詞有踰於八月則籲哀莫徹於二天仰冀慈祥亟
垂矜憫賜之揭示許以實聞庶使窮閭盡被邦君之惠
是為小子不孤國士之知

通知鎮江倪尚書

思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邦雖
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在外識時
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為三邑之幸某官凜然大
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汙塗玉雪四維不張國乃滅力
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辜勉為斯民而起屬世變
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
穀以養士戰則不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
絕併日一食斗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

之上有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
憂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長
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泛觀論
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七年病三年
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尚或仗之知恥胡
為勇退莫遂留行膏肓若何藥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
郡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
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寧薄之而不為惟戰衛之疾驅

慰履封之願望某丁年一第新歲二毛壯志蕭條著鞭
馬徃病容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
翼圖南何為如彼泉流得坎即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
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於德賜鳳凰之翔千仞願即聽
於召還祈嚮深敷陳罔既

賀趙守

師昇

禱雨即應

伏審憫雨惟勤籲天有請雖此邦之遇旱比及三年而
甘澤之應祈不俟終日亶惟異事盡揜前聞端呂某官

愷悌存心中和布政視五穀之不熟猶已饑之自三日
以為霖其禱久矣故爐煙之甫炷即協氣之橫流不我
後不我先油然作沛然下某心馳府上身絆田間亟趨
朝餐驅耕牛於麥壟更祈夜月無吠犬於花村

時邑境多盜

謝史守

彌堅

招鹿鳴宴

身同鷓退久自放於漁樵晏起鹿鳴忽許陪於俊秀仰
祇厚意俯愧微蹤竊以擬人以倫歌詩必類方食革之
雅詠散入管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豈應野服輒

厠廷紳如某者疾在膏肓形于面目既有慙於看鏡遂
絕意於著鞭西陌東阡幅巾來往南洲北渚短棹夷猶
此已同鷗鷺之盟彼方接鴛鴻之武既殊出處難奉從
容豈意博封特枉郇公之翰更勤專使來臨顏闔之家
茲蓋某官以道而觀取人所棄謂鄉里所貢故足備於
時須而山澤之臞或可談於物外故因盛集特賜兼收
而某楚龜自適於泥塗魯鳥難堪於享禮辭齊王出東
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倘同於元亮

賀丘守壽雋再任

升華舜閣因任吳頭老稚歡呼大慰攀轅之望江山動
色重歸賜履之中凡曰有知同心贊詠某官英資天賦
正學家傳欲丕紹前人之休不苟徇流俗之見從容宰
掾已贊洪鈞密勿禁塗即持紫橐函奉守符而出再經
歲籥之更復從漢家增秩之常以副河內借留之請觀
其勇於求退而進之難知其介然自持而守者固敢為
世道賀豈特閭閻私夫久而易玩者常人之情去如始

至者君子之事今邊塵未息民瘼尚多精神若為而可
以折衝利澤若為而可以及下京口之兵可用當不愧
宣武昔日之言晉陽之城為歸庶不孤趙氏他日之託
或強者欲掣其肘貪者欲肆其心則當官而行在我而
已寧可鬱鬱居此惟將望望去之某於部封公所盼昧
肯同餘子僅修溢美之辭願與編氓更聽維新之令三
陽交泰萬彙同春併祈茂對昌辰益介景福

賀趙守

善湘

到任

輟從西閩來護北門赤縣神州已撤沿邊之警朱幡皂
蓋趣頒近甸之春顧縉紳賀厦之攸同况韋布受廛之
自舊某官澄秋爽氣霽月英姿探三易之旨於未畫之
前總七略之要於既分之後雲烟落紙炳然華國之文
樽俎折衝允矣濟時之略屬方外禦式僊壯猷羽扇綸
巾周公瑾之當赤壁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鎮襄陽坐令
故國之山川爭上有司之圖籍顧于今股肱之郡無如
吾父母之邦况松下吟哦勝跡猶遺於贊府而棠陰蔽

芾去思未泯於鄰封易地而來闔境之幸正簿書於始至黠吏革心折獄訟於片言譁徒落膽倚須治最即奉詔還某因病棄官由壯至老頷鬚如雪志念已灰十五年無趨進之階三萬里悵仙凡之隔潔蠲泓穎聊申鼓舞之私漫浪江湖尚置網羅之外

回趙守賀冬

觀臺紀物八方星瑞之初燕寢凝香千里召和之始鼎來諸福比及羣生恭惟某官識洞化元道侔剛長仁風

駘蕩漸回一氣之迎義槩激昂盡屏羣陰之退宜入鴻
鈞之運默調玉燭之和某久與鷗盟莫遑燕賀傳封下
逮既拜郇公之五朶雲厚餉偕來復領青州之十從事
雖座莫陪於北海而醴實設於穆生仰謝謙光益深慙
愧旨且多多且有豈但歌周雅之詩耆而壽壽而昌更
願續魯人之頌

回趙守賀除司令

農功是務身已老於田間帝藉攸司恩忽頒於天上深

識吹噓之自况勤問勞之先惟三推之禮大備於有周而千畝之掌聿嚴於先漢於皇聖代列屬儀曹顧某何人塵此清選云某官以世儒英為國宗翰折遐衝於樽俎洽大惠於閭閻以某受廩為氓實在提封之內服田力穡宜知耕耨之方力賜褒言俾膺中擢然而某病惟日甚貌若天黥加之髮脫而不可勝冠手戰而不可執筆時駭矚於行道蓋面目之可憎或見識於故人幸聲音之未改豈應冒昧以苟恩榮不辭方命之誅謹上

陳情之牘更祈矜憫使遂徹聞四角雙輪雖仰孤於推
轂高山流水其敢忘於知音感佩惟深敷陳罔既

賀趙守除集撰再任

課五年之治最疏九陛之恩榮秘殿羣英獨高於論撰
長江千里仍入於提封歡動縉紳慶闕宗社某官英姿
皎如秋月和氣燠若陽春淮西之功克成允賴十連之
重京口之兵可用更資千騎之臨既討軍實而訓之且
念民生之勞止備禦成而國有金湯之衛寇攘息而民

無桴鼓之虞父老爭叩關而借之留天子顧在廷而難
其代增秩以寵郡國聊再徇於羣情聽履而上星辰行
趣歸於禁路某青衫末掾白首窮塗弗俟五人之薦而
叨脫選之榮不階一日之勞而冒均秩之制倘匪吹噓
之有自曷輳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蓬山
之寓直乃抗章而憊避豈推轂之敢忘鑠鑰之在北門
仍喜寇公之託保障之為趙氏更祈尹鐸之寬拊蹈惟
深敷陳罔既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

並前人

恭惟升華禁從易鎮留都寶章候對之班聿新觀聽江
左要衝之地盡入提封宗社奠安神民欣豫仰惟歡慰
某官雷霆威望日月精誠京口政成豈但酒可飲兵可
用淮南嚴憚蓋常事為制曲為防宜二節以走一節以
趨俾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佇擊中流之楫盡收輿地之
圖翠蹕入京大慰遺民之望衮衣入相式符薄海之瞻
某州縣陳人門牆舊物逖傳庭告不勝抃蹈之私更喜

鄉閭仍在照臨之內

送馮守多福奉祠歸

慨伸忱請寅奉真祠遮道留行人猶環於鐵甕揚帆遠
引舟已過於錫山進退綽然譽處休甚某官公心體國
實意為民言之可行逆於耳而必受事之無益迫以勢
而弗為出分顧憂時方備禦謂潁川閱車騎之盛徒侈
容儀而晉陽成保障之功在寬根本故凡施設必審後
先雖日討軍實而訓之然常念生民之勞止欲濬防而

增壘聿新耳目之觀恐剥床而及膚彌重腹心之擾雖
急符之屢下終成矩之不移東西旁郡之民猶仰之如
父母南北沿江之地信隱然若金湯藉未疇固圉之庸
何遽遂投間之願諒畫戟初辭於兵衛而錦衣得耀於
鄉閭綠野飛觴散臘寒於竹葉平泉得句回春意於梅
梢然畎畝懷不忘君之忠而駒谷有無遐心之戒三陽
交泰惟茂對於時和一節召還遂入承於晝接某山中
狂客林下陳人二天仰竊於帡幪五雲屢頌於翰墨汲

黯甚艱問復妄發婁公盛德每為所容願寇君更借一
年既莫侶叩關之父老問郭牧復來何日更阻陪騎竹
之兒童不敏懷慙有言莫謝敬陳尺素尚亮寸丹

賀趙守范冬至

天之道當還式喜羣陰之退冬之日可愛潛迎一氣之
回敢控愚忱敬伸善頌某官修俎豆而知軍旅之事置
繭絲而成保障之功故淮南之謀獨憚汲黯而北門之
任必委萊公屬當剛長之辰益致朋來之助坐令隆慮

息乖爭凌犯之心可但長江集安靖和平之福某壯心
零落暮景駸尋撫已自憐偷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際
嘉會於千齡

回趙守送節前人

修履長之賀曾未徹于聽官攄逮下之誠已先馳於命
介旨酒最江山之勝嘉穀兼川陸之珍恭然衰孱何以
報稱某官喜新陽之肇復推德令之撝謙眷言陳人屏
居窮巷如草堂之杜老瓢棄而存如玉川之盧生盤空

何有爰頒厚餉以賁孤蹤某登嘉以還寵榮何已敬陳
祖廟以修豺獮之供未昧此心敢忘犬馬之報

代邑人謝韓守

大倫

放苗

去歲官租悵寒鄉之多負比辰郡檄飭闔境以停催新
令星馳懼聲雷動夫蠲前數年之積負以沽二千石之
美名實有未孚衆不可蓋至於甫踰省限當緊常程固
有駢首就追殆若貫魚而進亦或抱頭奔竄不聞吠犬
之聲誰其新穀未升許以陳苗盡閣允茲曠典耳目所

未見所未聞宜爾宅生手足不知舞不知蹈某官體上
聖渴想於良牧念先王血食於此邦已責寬征德意既
孚於關市輕徭薄賦惠風更暢於鄉閭謂出納之吝雖
曰有司之能而積累之贏或重他時之害遂令計此有
羨填彼未輸既無始作俑之嫌何異人忘弓而得繫者
釋而家人率至於感泣逃者歸而里胥不得以誰何保
障之功當重光於宋代旂章之錫宜再屬於韓侯某自
喜老諸生及見古循吏駢四儷六詎敢為溢美之辭去

二及三尚敢貢無厭之請

回韓守公劄報免總所吏攤上戶和糴錢

訴以誣金不謂小人之望免其受杖仰欽大府之寬敬
承公牘之頒凜若私心之懼伏念某支離病骨苟且殘
年或命中車棹孤舟追漁父以同嬉或濯清泉坐茂樹
與樵夫而談道利縱闕於天下猶拔毛不為鬪奚恤於
鄉人雖閉戶亦可何不忍向隅之泣遽自貽出位之愆
既繫其人於桁楊之中遂得其情於箠楚之下宜震雷

寔之怒以懲其欺使知日月之臨莫隱其實豈期善貸
竟道嚴誅某官德毅以弘氣剛而大柔亦不茹罪疑惟
輕謂罔之生求幸免耳而老將至或耄及之幸免者騁
其浮辭耄及者敢於妄發浮辭者宥之則後必知戒妄
發者諭之則中必自慙某敢不深惟至仁益堅素守議
國之政其敢效於鄭人頌侯之明尚許同於史克

回韓守送物并賀除寶謨再任

升華禹閤因任吳頭千里山川不改提封之舊九天宮

殿逖瞻班列之高詔下十行懽傳萬寓某官稟姿湛然
光風霽月制行凜乎寒露清水蚤從諸老之游深探昔
賢之蘊文章得昌黎之正更盡去於陳言度共如吉甫
之云期有光於先祖簡知當宁徑上要津皂蓋朱轡甫
任蕃宣之計昔襦今袴即騰閭里之歌蓋以斂不及民
而上澤下宣政必出公而下情上達貨泉無壅圉屢
空宜父老合辭亟上叩闕之請聖皇稽古爰從增秩之
留某鷦巢幸托於深林燕賀敢忘於大厦實懼瀆尊之

咎有稽削牘之恭劃拜寶緘仍頒珍餽光華奪目感激
銘心嗟報德之無從惟盡言而不隱下塵榻於陳君治
郡之日雖慙孺子之為聽規諫於武公入相之時尚擬
衛人之詠惟祈弘度終諒愚忱風捲殘紅雨滋新綠緬
想黃堂政暇燕寢香凝茂對寵光益綏福履

賀韓守除總帥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壖總四道營屯之
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綍初頒搢紳相賀某官英姿

霽月爽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勇足以決而萬
牛莫挽有如邇日深念疲氓平斗斛以受輸已盡掃積
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為後日之防汎觀識慮之
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惟兵食之重計闕廊廟之深憂
輓粟飛芻小試幹旋之妙簪筆持橐即歸獻納之班某
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留
行悵莫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

回韓總賀除寶謨奉祠

職寓寶儲聖世以光於末路書先錦字王人肯下於匹
夫仰戢謙撝俯深震懼某蚤緣疾病遂賦歸來釣月耕
雲惟退安於愚分御風乘氣敢仰企於仙游方萬化之
維新閔一夫之垂老超班聯於芸閣俾畫錦之不殊績
俸給於叢祠更朝餐之有繼靖言徼倖厥有夤緣某官
仁厚撫民溫恭下士第漢太守治平之最摠唐計相飛
輓之權足食足兵已嚴飭封疆之備亟問亟餽曾不遺
山澤之臞賜以吹噓致茲忝冒忘情筆硯悵莫酬明月

之投混迹漁樵尚曲借二天之覆

回韓總賀除常丞

延閣進陞方叨於誤寵容臺列屬更越於殊恩感造化
之非常知夤緣之有自伏念某早纏風疾殆若天黥方
當強仕之年即上退閒之請蓋歸來如陶彭澤非恥屈
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跡偶同於靜退
名遂玷於選掄某官以世清才膺時劇任飛芻輓粟既
擅於雋功噓枯吹生不遺於餘力遂令猥瑣亦預甄收

顧方力控於忱辭未敢遽陳於謝悃雙魚委貺第深感
佩之私尺鷃低飛尚賴安全之賜

通何守處久到任

輟從蓬頂來鎮吳頭闔境歡呼方爭迎于千騎杜門衰
冷獨先拜於雙魚仰盛德之謙光拊沈蹤而震灼曾未
遑於庭謝敢敬賀於履成某官鍾宇宙之太和嗣聖賢
之絕學富貴當自致蚤峻擢於儒科州縣豈徒勞幾掃
除於民瘼爰受知於當宁遂布武於周行正色臺端風

行草偃盡言諫省坤轉乾旋方進長於文盟且密陪於
廟論屬上方勤於北顧謂地莫重於南徐少煩施緩馭
之方即遂正論思之任惟入境而問俗古義有稽故援
筆以成書老生是及而某久苦負薪之疾那知拔薤之
規得郇公之朶雲第誇榮於鄉黨歌叔度之五袴尚迭
和於兒童抃蹈惟深敷宣罔既

回何守賀符請舉

周官之歲大比方獻賢書互鄉之童難言忽塵首選某

官提千古斯文之印為四方學者之宗當場屋之肇開
飭隄防而惟謹雖嚴於奉法務極其公而恕以取人不
求其備遂使不才之子猥先諸邑之英曾未展於庭參
先已頒於臺餽瓊漿官幣玉屑餼羊登拜已還懷慚無
已顧申公已老雖應聘以奚為而漆雕未能縱欲仕而
不可併祈福護使獲安全不勝感謝之私更切歸投之
悃

謝王料院

林

免起夫運上供米綱

罔水行舟聊激君子之怒息肩弛擔竟賴仁人之言千里宅生一誠感德惟時下邑合解上供適此旱乾難於漕運是任是負藉使盡投三十六都之人載馳載驅安能驟致萬九千石之米徒為民擾無補軍需雖郡之政弗涉於餉臺且君之官不列於幕府然頗關首尾易借齒牙猶慮其有從有違且度其不憤不發爰徵故實得古書之一言公肆詆訾忘官守之異事果承勇往力戒急徵遂下州家盡收星火之令亟止陸運俾須水澤之

盈茲蓋某官自期古人樂聽苦語凡北山先生之遺訓
每溫故知新雖皇華使者之齊驅能以小事大故言雖
越俎然進則投機某與受一廛猶深百念裹糧而往已
欣並舍之復歸合耦而耕更喜隣田之可約其為感歎
莫既敷陳

回高倅不倚賀冬

陰陽迭運驚化日之初長郡國不空仰卿雲之下覆顧
屏迹莫修於賀牘而辱知先枉於來函某官學海淵源

詞林根抵典司奏牘已上於星辰乃眷价藩猶分於風
月以寬濟猛用廉律貪履茲剛長之辰茂介大來之祉
某負暄窮巷莫陪賀客之後塵矯首貳車但祝我公之
純嘏

回葉知縣峴到任

申錫明綸載紆墨綬得百里地未廣於前封戲五綵衣
足便於親養受廬四境賀履一心仰惟某官以玉樹之
姿挺石林之秀粹矣過庭之學燿然華國之文蚤歲踐

揚弘璧列陳於西序羣公交薦大鵬直上於南溟玉殿
傳臚金閨通籍棠陰障午方深畿邑之恩花氣回春又
領男邦之寄蓋崇雅操要訖外庸眷惟一方屬茲多事
經總制數千緡之入驟益於一朝前後政三四年以來
已同於常賦加以州家迫甚縣計索然編民死徙幾半
而急征累歲逋負之租網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倉折
閱之數吏胥之追逮略盡田里之濟卹未聞欲槌髓剥
肌遂除於他日必明目張膽力辨於此時願采狂夫之

言益究大賢之業豈但治平之課可最於今抑為慈惠
之師比隆於古某早緣多病自棄明時事是邦大夫之
賢信知有幸聽滄浪漁父之曲未辨修辭辱問相先拊
躬知懼所祈雅量不殊楚澤之寬庶察愚衷有異陽橋
之吸

回葉知縣賀年

葭管飛灰夕喜陽春之到椒觴獻壽曉驚嗣歲之新凡
在提封曷勝頌某官以愷悌之質為慈惠之師善政

方興疾固知於无妄寒氣已送吉宜底於大來快覩飛
鳧入陪振鷺某方圖翌日祇見下風先勤駢儷之辭欽
仰謙撝之意祝公純嘏第極此情踵客後塵尚期他日
狂斐愧甚高明照之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瞻言百里方興何暮之謠式喜一
朝爰趨後來之上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仰佩隆謙俯慚
懈怠某官高標絕俗與學傳家集知漢世之便宜挺有

鄭公之風烈高士而為主簿卑棲咸仰於鳳鸞掾曹之作刑官滯訟悉空於犴狴內司玉輅外贊戎昭司征聊示於假塗論薦遙聞於溢格賢人在上引類方觀鵬路之開君子學道愛人自詭牛刀之試惟今桑梓必恭之地頗有杼柚其空之憂里正時窘於誅求戶長或困於白納縣胥漁取訟言月解之均敷郡吏狼貪相與日來而不止儻非正始何以圖終二千石之賢固常存於惻怛一再見之頃尚勿靳於敷陳庶幾三異之成亟迓九

遷之寵某衰孱甚矣疾病加之漫浪江湖駸尋歲月幸
同吾黨之小子得事是邦之大夫絃歌而化武城願快
爭先之覩軒蓋而迎子賤預懷不敏之慚

回林知縣

佑鄉

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閭閻在望地無三舍之遙舟馭戒
嚴陽當七日之復地近熟知於民隱陽回且迓於時和
凡此受廛同於賀厦某官探古往不傳之學讀人間未
見之書筆陣足掃於千軍文燄豈惟于萬丈棲遲梅隱

笑傲槐庭人物風流更出昔賢之上民情畏愛猶存兩
邑之間眷此白金之邦寶接鳴珂之里舊令尹之政既
井井可觀賢大夫之來諒繩繩不改然吏之取於民者
日巧而郡之責於邑者日苛持平於上下之間致察於
從違之際仰惟明鑒動有成規要令九鄉三十六都之
人皆被明公之賜庶幾四善二十七最之考不為他邑
所先某白髮蒼顏殘年餘日方賡杜老萬間之什已辱
郇公五朶之箋執德之謙惟深於佩服修辭之後尚冀

於矜容

回王丞

唐卿

到任

惠泉山下笑別煙霞藍田記中來問松竹受廬有喜贊
府得人修燕賀以未遑愧魚書之先辱某官早探六經
之旨屢從諸老之游七千朶獨秀於盤盂九萬里擬搏
於溟渤一行作吏聊收場屋之功再轉為丞尚勞州縣
之職顧義廩侵移於他用而役錢乾沒於吏姦儉歲饑
民何以餬口警曹募士頗有離心因舊貫振而新之開

遠圖或者自此某年踰耳順事已心灰收之桑榆式借
輝光之被譬諸草木幸逢臭味之同敬觀駢四儷六之
文庶幾襲六為七之作瓊瑤匪報也更有覲於後時几
杖以從之尚許容於暇日

回趙丞彥相到任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就有如熟路而駕車里社
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廛之列疇非賀履之人
某官采秀天枝搴華月窟淵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藏

根抵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
紅蓮勝游荐歷高槐翠柳雅趣未忘雖官稱不改於前
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南連畿甸足為近水之樓臺北
接江壖正倚濟川之舟楫願亟推於素蘊以直上於要
津某壯志已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問牘重
頒深戢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

回張簿文之到任

天陞疏榮雷封分職高士而為主簿人言謂何是邦之

事大夫我心則喜蓋以草木之同味豈惟桑梓之必恭
仰惟某官典刑故家文章正派得其小者風蟬碎錦禩
宏而賜之金薤垂琳琅天開九重宜接俊游之武地儉
百里尚資佐理之功顧田里愁歎之相聞由官簿勾稽
之不審賦已輸而追者旁午前未竟而後者紛來非得
明敏之才曷掃因仍之弊鸞棲枳棘夫豈久淹鳳鳴梧
桐即膺顯擢某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向須水菽之供故
五斗米是為今纏風木之戚雖萬鍾祿何加已欣爭席

之多寧復曳裾之想有如貢問亦隨後時敢期德履之
謙先枉誨函之辱駢四儷六足窺華國之文問一得三
尚扣傳家之學會言近止企子望之

回劉簿師成到任

祇奉絲綸來司簿領已涓剛日遂振頽風以邑人之相
爭知公心之有喜伏以某官西京才子東觀名流雖謙
謙自牧之卑有挺挺不屈之操顧吾邑勾稽之職久墮
吏姦非賢者明敏之資曷瘼民瘼然其汨我也以始其

逢我也以私惟益務於謹微使莫能以投間庶善良有
恃不盡折於豪強亦望實孔昭可遂階於遠大某未修
燕賀先枉魚封何以報之擬效涓埃之補可以言矣甫
修泓穎之恭不敏懷慚勿罪是望

回張簿杓到任

祇奉東擢來典勾稽籍甚英聲聳於羣聽凡在帡幪之
下同深鼓舞之私恭以某官文采雲間之世家風流天
上之公子雖春秋之鼎盛已學術之淵源飛鵬九萬里

之程足知直上解牛十九年之刃更在善藏其百念已
空萬事俱懶敬手裁于尺牘以復先施須躬扣於仞牆
尚寬後至自餘衷曲并俟面陳

回潘尉彙征到任

奮由上第來蒞警曹百里去家一帆便甚雙親未老三
釜及焉茲人子之至榮諒公心之有喜伏惟某官淵源
學海翹楚儒林雖與人如和氣春風而律已若嚴霜烈
日四舉禮部文粹唐賢一上太常名傳漢陸方青佩爭

承於師範而黃綬已屆於官期最爾此邦紛然宿弊良
民怖吏若虎黠吏驅民若羊要須綵棒之威一新羣聽
庶應金沙之瑞即上要津某未飭賀牋先承問牘既辱
高軒之過尚稽漫刺之投惟山林之士蓋退藏而疾病
之軀多曠弛加之以罪亦又何辭原其此情則所願望

回陸尉慶洪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警捕縉紳歆艷正雙親未老之時輿衛
雍容乃百里便家之地凡曰人子所共贊喜矧為部民

將遂焉依某官學於家庭稱於州里蜚英太學擢秀禮
闈老生所未能名早標於桂籍後來者居上成靡俟於
瓜時足知世德之深長想見天姿之卓絕然才若發硎
之刃貴於善藏學譬為山之功期於不止庶弘遠業不
愧義方某因病棄官習間成懶雙魚尺素良佩先施景
星卿雲尚圖快覩

回劉尉

文明

到任

擢第丁年分曹壯縣鼠竊狗盜凜乎聞風鷗化鵬搏在

於不日贊喜之極有職所同某官致遠如千里駒多聞
若五經笥方宣室欲賈生之見而南昌勸子真之來孰
云會合之難佇看騰踏而上某少焉多病老矣無能首
辱魚封已欽為禮之過三迂騎氣更知執德之謙錦函
敬用捲還短褐自應走謝居慚不敏竊幸有容

回趙尉崇邁到任

擢秀周盟涖官梅隱先聲震疊已知狗盜之奔逃身會
鼎來更趣龍門之變化受廛於此賀厦同之某官光風

霽月之姿白雪陽春之句庶幾古之作者豈但望之儼
然一第太常名宜登於漢陛五舉禮部數乃過於唐虞
蓋造物欲老其才而賢者貴習於事四十曰強仕茲其
時乎九萬之搏扶自此始矣某病容可笑晚景何堪猶
幸吾儕小人得事大夫賢者雙魚跪讀居慚惠問之先
歸鳥倦飛尚恕登門之後襟懷贊喜筆舌奚殫

回柴監愿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征權析秋毫言利事豈云學古之宜策

高足立要津或者假塗於此受屢四境賀履一心某官
玉雪精神冰霜操履夙稟庭闈之訓久從場屋之游獻
賢能書名已登於天府司關市賦職聊佐於雷封惟糟
丘之課有常而隴斷之術難恃粵自州網密而不漏縣
網弛而不張旁午追胥迫斯是皆已甚矣塊坐主者本
之則無如之何以至付炊淘之任於姦豪苟錙銖之贏
於販鬻茲謂倒置盍亟更張雖發策決科其則不遠諒
改弦易轍致此非難某頽然病體昧於世故辱尊公之

手教知執事之心期矧琅函置在古錦囊而瑰詞不減
青玉案辭之不可領次懷慚幸已諧雲霧之披敢盡略
寒暄之敬謹哀儷語以謝謙施暇日從容倘未嫌於過
我舊書廢忘端有賴於起予

漫塘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十六

宋 劉宰 撰

啟

通新太平曾侍郎

喚

脫屣周行分符姑孰過家上冢真衣繡而晝行有命自
天即前席於夜半猥托粉榆之蔭敢忘桑梓之恭切惟
馬鬣之封實共犬牙之地尚接乎東阡西陌寧分乎南
富北貧矧茲再世之藏相去百步而近宜為幸會敢後

依歸某官一代偉人六經粹學文章續南豐之派靜重
有文昭之風難弟難兄同持紫橐乃祖乃父不替青氊
方聽履而上星辰忽把麾而去江海必有以也誰其似
之顧蘿蔓之旁緣滔滔皆是而松柏之特立落落固宜
委曰涅而不緇所謂具曰予聖可止則止料公心之甚
明時行則行或天意之有在某一官崛起半世陸沈援
之進而不前許其來而自棄止圖寸祿以養偏親方水
菽之奉未充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天乎痛哉斂

手足之形葬者藏也依脣齒之勢安且吉兮聞畫戟之
鼎來正素衣之遯處未見顏色敢布腹心倘憐草木之
微粗同臭味庶幾藜藿之採不到家山拳拳願言縷縷
莫狀

上鄧侍郎

友龍

厝火薪下方事勢之可憂作舍道旁曾議論之未一此
韋布之士所為流涕太息豈紀綱之地所應循默苟容
敢進狂夫之言少裨智者之慮竊以治內治外固有定

序知彼知已要先反求時方病於才難國未臻於財裕
乃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收樊噲十萬衆橫行之
功旁求狙詐之徒肆為誕妄故縱鼠竊之盜俾事奪攘
徒令大義之虧莫副遺民之望甚矣向來之過計宜乎
嘖有於煩言其在于今則異於是我雖懷猶豫之意彼
已為壯往之謀聚師河南竟立出征之號貽書境上公
為詰問之辭輕兵來往之無常互市關防之愈密倘務
折衝固圉要在同寅協恭竊聞上而執政之臣了不

任方來之患下而列曹之彥惟知咎既往之非秋高馬
肥既已在於目前狗苟蠅營曾不慮於意外豈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何以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一變流
俗之為端賴風憲之長恭惟某官鍾衡湘之秀嗣齊魯
之傳精白一心澄清庶位以身出處係國安危楚甸將
輸周覽戰爭之地穹廬講信熟知邊塞之情茲焉居耳
目之官允矣任腹心之寄豈比餘子僅效一官固應及
今之時視上所向舉棊不定莫勝其偶用意不分乃凝

於神或盟誓當堅則須釋敵人之疑若間隙已開則亟為邊壤之備釋疑於敵則生事者合正其罪為備於邊則在位者當同其憂庶彼雖藉口以為辭而我可協力以抒難安有養成騎虎之勢猶欲復持首鼠之端況和戰雖有兩塗而修攘初非二道必敵國仰如父母庶制挺可撻甲兵而今也謀帥率用武臣安知田里之愁歎增戍多築營壘第令征役之紛紜連覺獸駭而安坐不知粒米狼戾而賤棄不顧青蚨之用殆折八九耕牛之

存十無二三千
里長淮未穩
枝巢之託百年
故壤曷來
簞食之迎且立
國以來恃兵為
重必先固本乃
可圖功
流傳細柳之屯
數賦采薇之遣
假如海道之警
有若孫
恩盧循實恐宗
社之虞不在昆
夷獬豸又有大
者敢竟
言之由來爵賞
之行蓋示功名
之勸或出畀鈇
鉞之任
惟顧金錢或入
榮旌節之加徒
起刀筆是使捐
軀之士
居多解體之人
願回偷惰之風
譬若鷹鷂之逐
鳥雀庶
使倉卒之際皆
猶子弟之衛父
兄不然推波助
瀾玩歲

愒日僅存仗下之立無復朝陽之鳴寒後索衣裘亦已
晚矣櫝中毀龜玉誰之過歟某災患餘生蹉跎末仕不
藉子公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發緯久袖正平
之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安於命所願
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

上錢丞相

洵申巽命遂冠鼎司內陽外陰方天地交泰之日視始
正本屬明聖厲精之初人物會同君臣契合欣然有喜

徧于含生某官先見炯如著龜忠誠貫于金石堂堂不
撓休休有容方王恢信馬邑人之謀獨安國之異議及
延賞恃尚約贊之約惟柳渾之深憂行藏在我以何常
輕重於時而有繫擢從經幄載上政塗惟時儉人汨我
成憲乾旋坤轉聿嚴堂陛之分雷動風行盡出規模之
素然且虛一心而接下酌羣言而用中緇衣美武公兮
已有光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不勝愛
助之私妄議急先之務東宮國本中書化原左右未純

乎正人則國本未安政令猶出於多門則化原猶紊于萬世無疆之計宜審于今十三年已失之權盍還其舊或解絃之未易則脫屣以適歸使海內知富貴非所容心人主知爵祿不足驕士庶進則盡職若子厚之傳梓人而退則保身合周詩之美山甫不然事多掣肘動輒違心管仲得君徒云專父晉公立節枉用浮沈某看鏡自慙著鞭非願擬脫牢盆之役忙求嶽麓之祠不得於心得於言敢上欺於崇聽弗與其退與其進將有累

於至公拜手陳情翹首俟命榆枋弱羽雖絕望於雲霄
巖壑孤根仍宥霑於雨露

上衛參政

溼

誕告昕廷擢先政路視始正本當明聖厲精之初內陽
外陰屬天地交泰之日君臣會合神人協和華夏含生
有喜相告門牆下士勿問可知某官玉立英姿金行勁
氣幾年家食名齊太丘之高一日朝紳國增九鼎之重
凡樽俎笑談之頃惟社稷安危之憂若時儉人汨我成

憲雖發霍氏之事始藉延年而用元齡之謀卒由如晦
入贊洪鈞之運益隆丹扆之知緇衣美武公兮已有光
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

同錢丞相

賀江淮黃制置度除禮書再任

策四道之勲正八座之拜湖邊風月雖遲賀監之舟天
上星辰趣聽尚書之履少稽雅志足展壯猶諒緩身謀
而為國喜竊以制變以倉卒為病成功以持久為難方
遠近之寇首尾相銜而饑饉之民頭顱不保一朝至止

百責叢之資不預儲謀非素講使綿亘三十州之民命
盡獲更生懸絕一千里之盜區相繼撲滅可謂難矣又
有甚焉夫已汰之兵多窮于無歸已息之寇多發於不
測故蕭俛段文昌之議為患於河朔而盧循徐道覆之
禍反酷於孫恩所以四經改歲之期再頒因任之命豈
但北門卧護選代實難蓋亦當宁顧憂責成甚重惟其
算無遺策故能事為之防提封廣而窟穴盡除歲月深
而芽蘖不作彥國青州之政雖已勝為於中令晉公淮

西之歸豈應遽反於午橋弼予一人宜登揆路典朕三
禮是為假塗某官以世儒宗為國元老一夫不獲如推
之溝中萬變沓來猶運之掌上而又招徠衆俊駕馭羣
雄使窮谷深山皆若旌麾之親到武夫悍卒常如鈇鉞
之在前迄成駿功盡杜後患躡矣旂常之績屹然巖石
之瞻有社稷臣當不慚於孟子對禮樂問豈僅過於唐
臣或事未免於違心而動輒有於掣肘則松菊存於三
徑足遂雅懷廉恥謂之四維可扶清議矧嘗告老茲謂

踐言不然寧有依違兩者之間而可植立一世之表某
顏因病改志與年衰以在諸生之列而喜先生之升故
以愚者之慮而裨智者之得觀東閣之士雖莫遂於此
時從山陰之游尚有祈於他日

送金陵余帥嶸奉祠歸

恭審奉金馬詔解玉麟符舊國山河正倚長城之衛春
風桃李忽迎綠野之歸時事柰何公計得矣某官長於
富貴而不溺其習志於恬澹而不徇所安以道卷舒係

世輕重千重宮殿於赫留都四道提封肇開制府一施
遠略幾折遐衝為保障乎繭絲乎蓋深明於上意孰主
張是網維是敢有二於此心超乎汙塗粲比玉雪恭聞
旒宸漸攬權綱哀繡歸公當亟符於周雅錦衣行晝豈
容效於楚人某足未及於龍門名蚤塵於鶚表感此殊
遇于茲累年無纖芥之長既莫觀竒士於東閣有負薪
之疾復阻陪候吏於西津修辭不揆其荒蕪藉手中詞
於行李所望菊松按行之暇深惟棟梁克荷之難使此

心休休乎其如有容於衆善汲汲然其如弗及庶致主
可登於堯舜抑傳家不數於韋平若夫味黃石戒而從
赤松之游聽滄浪歌而鄙三閭之隘御風騎氣飲露餐
霞蓬萊無三萬里之遙大椿齊八千歲之壽則所自得
奚俟多祈

回金陵趙帥

善湘

惠酒兼賀誅李全

比者恭審大正使名恭行天討網羅四合固知鳥獸之
窮金鼓一鳴即正鯨鯢之戮成功之速亘古所無仰惟

某官開物成務之才尊主庇民之德超絕一世勤勞百
為蠹爾逋逃敢行悖亂方鹽城通秦莽為盜區而京口
蘇常皆虞寇至築隄斷道積土塞川東郊峙芻既乏徐
夷之備百萬積穀且無湟中之儲通國皆稱非公孰任
爾書之一札朝下元戎之十乘夕行指麾將校如繞指
之柔酬酢事幾類轉圜之易風飛雷厲坤轉乾旋雖子
璋之鬪髀血模糊而莫辨而防風之骨節車蹂躪以無
餘壯哉此功光於前史餘威所被克令四海之歸心大

賞旋加豈止百禽之拜後某欣聞凱奏擬綴頌言以向
嘗修小夫尺牘之恭竟莫徹大府典籤之聽深虞再瀆
罔措一辭敢期專介之來俯叩衡門之下賜之以五雲
翰重之以十朋樽蓋憐其貧悴如常處於積陰沍寒故
加之拊存使同歸於春風和氣某敢不茂迎剛長以對
時亨紀平淮之功雖莫陪於韓愈述興唐之頌尚或比
於次山

回金陵趙帥

善湘

長淮以南侵疆盡復泰山如礪大功不刊赫然威名震於夷夏有煒尚方之賜丕昭當宁之誠仰惟下拜登受之餘曷勝有功見知之喜某官詩書實學文武全才若姬公之輔周任撫綏萬方四征不庭之勞如孔明之佐蜀奮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之志談笑而鯨鯢授首指麾而狐兔傾巢大書幾徧於旂常深刻仍周於彝鼎鄰境知有人之足畏朝家恨無官之可酬稽義經在師之交舉春秋賜胙之禮加之備物燿然在庭既體貌之增崇

宜精神之益壯如聞中土生聚實苦北敵繹騷兼以新
師已圍古汴竊恐必有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遂
用樊噲十萬衆橫行之謀且謂人心久歸可為扼吭搗
虛之計而又天示常象已開除舊布新之祥倘遂舉義
旗而長驅必有奉壺漿而來迓可期三輔復見漢官儀
無令諸公徒效楚囚泣此其為說甚壯且其陳誼甚高
然而草茅之人深為根本之慮蓋年來穀食滋貴而目
前楮幣浸輕幣輕則賞或不行食貴則糧恐弗繼况降

卒散漫於城市恐狼心之尚存而齊民憔悴於里閭或
狗盜之不免要須在我有可勝之勢乃能乘彼不可失
之機所望隆寬不遺愚者之千慮庶幾盛際弗虧王道
之萬全某漫浪江湖駸尋歲月旨酒錫難老之壽積荷
知憐竿牘修小夫之恭莫殫報效輒因燕賀私述癡憂
言之不文惟勿加之罪事或近似真有味其言老眼不
能細書又不敢委之傭書者齋三日乃發故篋得幅紙
信筆作此

回端明趙大使賀年

泰然後安萬國喜回於新歲豫順以動元勳獨仰於宗
工茂對三朝益綏多祉恭以某官精忠貫日一德格天
曩以叛臣敢奸王略棘門細柳出總雲屯江許淮瀆肅
將天討防風專車之骨節方春富父終生之戈子璋糊
血之鬪髀已擲猛將花卿之手燈火又臨於元夕絲綸
屢下於昕朝祕殿隆名班實聯於宰路制垣大號令仍
肅於轅門威名已暢於華戎靜樂更延於仁壽某漁樵

浪跡疾病餘生涸轍不濡望龍門而益遠枝巢自適脩
燕賀以無由敢冀矜容不加斥絕傳封一墜已分奎壁
之光旨酒前陳更挹河潢之潤久矣文園之病渴居然
錄事之無書拜賜燦然捫心感甚雖慚韓愈莫書裴令
之功尚效奚斯載述魯侯之頌

回趙度支

時侃

伏審存膺帝制入踐郎闈至止鄉邦不異晝行文錦鼎
來府史已分天上奇香紛賀履以相先愧登門之獨後

恭以某官陽春淑氣霽月英姿淮右承流獨上二邊之
最漢庭選表宜叅列宿之躔方國家廩庾之空虛而州
縣貨泉之膠擾渴聞一語以屈羣謀職思其居諒有變
通之策言底可績佇興見晚之嗟皂囊甫徹於宸聰紫
橐即陪於禁從某無方愈疾有覲逢人迹非自外於故
交形顧已非於昔我漁父莞爾而笑聊同汗漫之游大
賢何所不容尚略往來之禮不然獲戾奚以自文抑恐
饗鳥異乎魯郊觀魚同乎單父奏小夫之竿牘姑自訟

於此時指童子之釣游儻許陪於他日更慚狂斐艾併異
矜容

賀張寺丞鎬得郡

祇奉明恩載膺望郡貳崇禮於外府方深求舊之懷推
陽城於道州忽奉維新之渥千里喜仁聲之被四方知
公議之伸贊美之深受知所共某官粹然天分卓矣月
評待物之溫和氣春風律已之嚴清冰寒露選諸所表
再轉而丞方直上於雲霄忽退安於丘壑喜歸亭下松

菊猶存晚秀堂前芝蘭爭茂更修庠序之教以收族黨
之英以陶靖節之高風而有范文正之義舉豈比餘子
取持祿保位之譏亦異矍儒犯潔身亂倫之戒進退兩
得望實益乎上卷不忘師言允屬起從琳館再畀竹符
不惟正千載之違若宗元所記抑將吐萬物之氣如子
美所云某雖已同鷗鷺之忘機然尚知燕雀之賀履敬
裒頌語以寫微忱居翫顛而立綢繆雖此日莫陪於後
垂作神仙而辭富貴或他時可貢於短篇頌詠惟深敷

陳罔既

回知盱眙劉都統倬賀除司令

疾病支離已負漢廷之詔情文粲爛更枉劉公之書三復以還多辭莫謝某粵從弱冠得綴末科甫及中年而有風證以致外貌不異天黥荷聖世之不遺念孤蹤之久滯忽疏一札俾殿百僚然而某已久同鷗鷺之盟其可接鴛鴻之侶雖已遂祈閒之請其敢忘借助之由某官熟中秘之書鍾西州之氣豈但如羊叔子足以

得南來之心蓋有若諸葛公常欲為北定之計已盡收
於豪傑更博訪於隱微雖某於門牆一日之雅素無而
心忘位分五雲之翰先辱飲江州之酒竊自擬於淵明
辭齊王之金尚深原於孟子心之感激言莫形容

賀符丞

仁壽

伏惟擢自警曹榮須贊府雖事從其長未足據賢者之
長而余不負丞已彌聳邑人之望瓜時非遠粉社有光
某官天分粹然月評高甚戶外之屨常滿腹中之筍不

窮韓子少時蓋嘗四舉于禮部孫洪晚歲寧須再上于
太常甫對宸庭即登宦路三年治狀坐令鼠狗盜之革
心一日除書會見鴈鷺行之破膽某粵從州角得遂承
顏從子貢游雖愧原思之病為王陽喜不勝貢禹之情

回呂制幹

好問

賀除直秘閣

晚歲軒裳久茲絕望先家香火遽此具員辱貺長牋以
光末路退循初意實有覲顏某一自歸田恍如隔世雞
鳴起舞殊非少壯之時鳥倦知還寧作奮飛之想方真

人之御極正多士之盈庭豈意衰孱亦膺獎拔累上投閒
之請更叨從欲之仁俾內聯冊府之班而外綴祠官之
列雖名非其實而下頗升高致此何由念之至熟某官
清才瑞世高義薄雲當從容入幕之時念疇昔通家之
舊萋斐而成貝錦已為釋夫煩言咳唾而為珠璣更曲
借於餘論因之吹送有此僥逾而某自斷此生已無他
念既不敢干於升斗亦何可列於縉紳鷓鴣巢于一枝
所幸卑棲之有託鳳凰翔于千仞第祈快覩之爭先

回臧丹陽鏞賀除寶謨奉祠

窮巷養疴不計星霜之改寶儲寓直載分奎壁之光感
造化之非常識吹噓之有自某早緣多病自棄明時幸
千齡際會於風雲閔一士駸尋於溝壑某官欽承當宁
之意俯念受廔之氓謂其疾不可為而心猶未昧使得
託名於禁近庶不混跡於漁樵某敢不祇沐恩波益堅
晚節退惟庸瑣實猶未免於鄉人雖被龍光其敢求避
於舍者尚見索形骸之外使相忘道術之中具謝不虔

賜察是望

張尉文德賀除常丞

陋巷偷生久忘仕進容臺列屬誤玷選掄感造化之非常識夤緣之有自某官情深友誼行表鄉評萬里之程行快大鵬之運數仞而下更憐尺鷃之卑且蚤歲周庠之從游平生晉鄙之薰德極其吹借致此僥逾更貽駢儷錦繡之文以為糞朽土木之寵而某年垂七秩才乏寸長十年騎馬之朝必難陪於處士尺素烹魚而得第

知佩於故人稟謝稽違仰祈識察

謝泉南陳尉惠周禮說

國有六職言之非艱學不專心視之不見必嘗從事於此乃能折衷其間某官風流遠紹於太丘月評可質之許劭三復二篇之予奪足明衆論之是非緬懷里中人來為坐上客因迂蘭佩猥及蓬廬某已久同陶令之棄官何敢問孟軻之班爵夜闌秉燭懸知共話於鄉闕月下推門尚擬相從於僧舍先此具謝他遲拱陳

回新真州杜教授

輔良

鄭廣文之才名聞之久矣。禰正平之刺字得之歟。然載披銜袖之文。更悵盍簪之晚。某官陽春淑氣。霽月英姿。蚤擢秀於桂林。即蜚香於梅隱。顧徼巡之職。莫展於長才。而宥密之司。實資於婉畫。爰疏恩於楓陛。小遲次於芹宮。幸甚吾邦。鄰於寓里。事大夫之賢者。諒無彼此之分。立諸生而誨之。曲徇勤渠之請。某衰遲晚節。際遇英規。烹魚喜於得書。况承親授。殺雞聊以為黍。尚丐肯臨。

回脩江劉君

為李君御久矣聞名得曹公書喜於會面更承駢儷之
及仰欽眷予之深某人德器老成詩律高雅暢幽懷于
風月抑壯志於雲霄足繼前賢相從脩水之上更全隱
德不愧廬山之高某百病侵凌一官漫浪孤生自嘆洪
造莫酬老將至而耄及之雖追悔而無及朝聞道而死
可矣尚忠告之勿遺稟報匆匆勿罪草草

回友人求館

夏日可畏方晞元亮於北牕清風徐來忽捧孟公之尺牘居然展誦洗我煩歎某人里之秀民古之學者賢能之書鄉老行矣奮飛學校以明人倫當從遠到雖士而為貧固不辭於往教然學以為己亦頗患於為師願言安之以圖大者某吹壑末路掃軌衡門叙孔氏之通家敢未忘於宿好擬曹交之假館愧莫效於微誠尚冀寬宏賜之鑒察

辭鄉友請主課會

某式喜德星羣然萃聚不辭畏暑賜以臨存使之命題
欲以肄業自量不學敢控忱辭恭惟吾鄉挺生衆雋歲
貢十二子蓋在昔所無名先五百人方自今以始宜得
竒士以主文盟潘葑固學海之老龍壽昌亦德輝之翔
鳳任道不殊於闕里存心更有於當塗三人同行萬夫
莫敵况聞鄉校樂育竒才雲間陸士龍方聿新於教法
天上張公子更遠效於師資如某者六十徒愧於行年
三萬相忘於插架綠囊遑反非敢惜於微勞白首無能

恐有孤於厚意仰祈原貸特遣譴呵

代外舅梁漕謝舉自代

文昌進位聳觀三日之薦賢公車奏名乃欠平生之識
面亶惟盛事足振頽風竊以人情相孚而後相知聖門
所譽必有所試故伯垂遜及斯於同列而韓起推趙武
以比肩未聞推轂之加曾匪執鞭之舊矧位已高於八
座而數僅止於一員位尊則人共異於吹噓數狹則己
尤難於決擇諒惟崔祐甫必取於親故八百人之中使

若平原君當求之門下十九士之列苟其道之反是必
所舉之非常如某者素無絕俗之資蚤失過庭之訓幸
逢千載勉效寸長半世迍躓跡偶同於恬約六條寅奉
政奚有於廉平以至薄書戢鴈鷺之欺財用防鼠雀之
耗第知以勤補拙安能以虛為盈許以精明譽言過矣
計其裁剗成績幾何雖喜冒此為進身之階然恐因之
為知己之累逖聞郵置積愧丘山某官淑氣陽春清標
霽月心惟靜退政在撫摩知識超然知堅冰於履霜陰

凝之始才猷卓爾別利器於盤根錯節之間凡茲過獎
之辭皆其允蹈之實渙絲綸於楓陛新領袖於版曹夙
登龍門或覲拔茅之連茹有如馬走豈期得寶以無心
某敢不深惟華袞之褒益謹素餐之戒為李君之御幸
夤緣於此時同文子之升敢庶幾於他日

代外舅賀司諫

誕膺帝制就陟諫垣明主可為忠言幸親逢於千載仁
者宜在高位爰進長於七人國是不搖輿情胥豫自官

名肇始於周室而事任始正於雍熙觀前輩勉范文正之書與異時責高若訥之句知時委任繫國重輕某官氣稟春溫量涵秋宇先生之入太學儒林夙仰於範摹學士之登瀛洲王度式資於金玉天啓上聖日恢遠圖爰拔擢於縉紳俾拾遺於禁闥獻可替否非堯舜之道弗陳距諛息邪使楊墨之害不作甚稱上意亟拜除書袞職維仲山甫補之諒益據於素蘊淇奧美衛武公德也佇入轉於洪鈞某猥備驅馳遠依覆露雖莫陪珠履三

千客進展賀誠尚能集諫疏數百篇示為來式

代外舅賀丘宣撫

定

伏審以大司寇駐古揚州河洛風塵式僎甲兵之洗江
淮表裏遯瞻節制之雄十乘啓元戎之行萬里屹長城
之衛天開廟略雷動歡聲恭惟某官沈潛圯下之子房
慨慷隆中之諸葛甫賜太常之第即膺孝廟之知金馬
石渠屢上禁嚴之直虎符龍節徧更穰浩之區于今全
蜀之民尚思何武之去十年家食萬卷生涯上方為尅

復神州之圖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旋歸紫橐力抗皂
囊謂外攘須本內修而遠來必由近悅儻苟一時之快
意能無後日之噬臍衆竊遲之我則異是秦淮鍾阜出司
留鑰之嚴灞上棘門屢見更刀之折乃眷典刑之彥屢
陳藥石之言罔敵我師徒得君重內聯法從峻文昌八
座之班外摠師徒刷靖康百年之恥願益量於彼已以
內固於藩垣男耕女桑盡復邊氓之舊壺漿簞食庶來
遺老之迎遂戢干戈進調鼎萬其猥將使指阻叩賓墀

登灞道而望長安雖莫陪於先覩勒燕然以銘漢德尚
有異於將來

代賀黃察院

錫命龍墀升華烏府四方引領爭觀鷓鴣之橫秋三沐
脩辭敢同燕雀之賀履某官德寬而栗氣大且剛妙年
蟬蛻於詞場即日鷹揚於仕路百里而宰有西京循吏
之風再轉為丞極東觀道山之選英姿玉立榮問川流
聿新糾察之權大慰傾依之愫顧政之有弊如腹心之

疾而責之所寄惟耳目之司寬厚必幾於容姦矯激必
流於過察惟中之所存柔不茹剛不吐至義有當為健
而說決而和庶聖主都謙受之名抑君子享泰來之吉
敢陳一得少補萬分某久矣睽違懷哉德義方千里之
旱正困驅馳修尺素之書尚貸狂斐歸心深切涉筆何
窮

代賀豐提舉

伏審祇奉辟書進長宣幕王人故在諸侯之右上介復

居賓佐之先除目又新物情胥豫伏以某官剛方之氣
正直之姿自期古人不數餘子通金閨之籍驟膺神聖
之簡知奉玉節而行盡究貨財之本末爰以光華之禮
樂就持議論之樞機毋徒快意於一時庶不噬臍於後
日某尚茲竊吹久矣倦飛淮蔡成功知必登於韓愈王
陽在位惟效喜於貢公

代陶惠民上史丞相

槐庭政暇方虛已以招延藥市官卑亦潔身而趨進若

為諛語諒所厭聞用敬獻其朴忠尚俯垂於鈞覽維公
宰輔佩世安危惟不玩常則政治可常惟不厭事則國
家無事玩常則變生於不測厭事則權去而不知發于
其心繆以千里故臯陶之股肱帝舜致謹于一日萬幾
周公之左右成周勤施乎三王四事伊尹以日新望太
甲傅說以時敏告高宗蔽以一言所其無逸後之賢佐
狃於小成曹參之飲酒無為謝安之圍碁決勝或以清
淨成寧一之俗或以文雅為風流之宗然使人主無畏

相之心禍已基於諸呂致中原失投機之會釁莫弭於
沿邊推原其由慨嘆何已天啓巨哲日恢遠圖某官鍾
宇宙之泰和探聖賢之絕學家傳相業猶李衛公之於
唐獨運化鈞小諸葛亮之於蜀神人感悅年穀順成當
一千載明良相逢越十二年規模略定著為律疏為令
坦若可行小作紀大作綱秩然不紊制亂民如机上肉
走羣雄如盤中珠則夫遂享成功第專要務授任於四
岳羣牧聽事於五日一朝使法守各嚴於有司而叢脞

不及於元首茲固哲人保身之術豈但道家谷神之方
然懷安者敗之媒養尊者姦之府固嘗聽之輿誦似未
悉夫盛心蓋士訝接納之希事疑報可之緩朝夕或廢
若為啓沃選任不時能無淹滯况山東之忠義未奠厥
居而關外之阨塞未還其舊儻王文正聲樂之奉遂盛
於曩年恐裴晉公浮沈之譏難逃於晚節雖然猶身計
耳如國事何願垂采菲之仁遠取苞桑之戒夙夜匪懈
嚴事上之恭微賤不遺盡接下之禮而又做於有位欽

乃攸司三風十愆勿使有一于是四方萬里固應不貳
其心熒然功名光于簡冊某青衫半世白髮滿頭分片
泮於侯邦適當城守須瓜時於輦局更值家艱仰欽造
物之慈俾綴惠民之選某之所急者數人之薦某之所
望者一盼之私顧乃當頌而規夫豈以訐為直蓋忠於
吾相即所以忠吾國而利於吾國乃所以利吾身故述
其情他不復計儻舉之筦庫何榮如之或麾之門牆亦
命也已

代謝知縣差學賓

窮閭養疾昌奉親懽鄉校育材忽叨賓選喜不知於手
舞感何啻於心銘竊以庠序之興風教所自故凡居於
領袖夫豈具文欲共振於紀綱以成美化其或待以客
禮不使混於生員必也不浮其名庶或相觀而善如某
者支離病體冷落生涯茅舍日高炊烟未起地爐歲晚
冷灰不然多謝鄉鄰助供菽水然米僅周於囊底錢不
半於杖頭更值年饑寧能家給雖轉死溝壑顧在已之

何辭而遠棄庭闈實於心而未忍敢圖寒谷亦遇大鈞
茲蓋伏遇某官以孟軻樂育之仁行潁叔錫類之政謂
饑所當恤何況於為士士所當急何況於有親爰創此
員俾霑薄俸緡錢之賜已不啻於中流之一壺廩粟之
頒更强半於折腰之五斗少供母養一洗婦愁某自顧摧
頽徒深感刻投桃之報知莫效於詩歌結草之圖尚有
符於傳記

代縣庠士友上張守尚書

縣庠塊處雖熟聞單父之琴幕府天開曾未拜尚書之履敢同青佩冒進黃堂恭惟某官冠世才猷摩空閱自昔父子兄弟入衣冠盛事之圖維時學問文章超古今諸儒之右凜乎風力障彼波流方特立朝廷君子有情而不恐暨出為師帥主德無往而弗宣厥今江右十州之民未忘廉公五袴之詠夢想四明之山水懇辭九牧於雲霄眷茲千乘之邦困於積年之旱賑濟有同於畫餅流離殆類於奕棊洪惟聖心徒得君重詔飛丹陛

歡動朱方遂移異部之天來蘇彫瘵遄沛傳巖之雨一
洗焦枯窮閭已荷於拊摩多士尤資於教育伏念某箕
裘遠紹鉛槧非長五十而無聞雖窮居之有覩三隅之
不反曾退省之未甘曩製錦之誤知俾橫經而在列敢
謂歷階而上有同揚粃之前顧校舍雖具體而微而生
徒乏餬口之計欲文翁之化遠覃於屬邑俾鄭人之刺
不見於當今非皂蓋從容之時拜手敬陳於下悃則袞
衣歸去之後噬臍徒悔於將來是用斐然成章伏而聽

命儻令學子不羨大田多稼之詩庶幾我公無愧中泚
菁莪之詠依歸深切敷序奚殫

代恭靖兄調建平尉謝錢總領

彤庭射策猥同西漢之甲科銓部程材更玷南昌之隱
吏雖桂籍有慚於少壯而藍袍均拜於恩榮幸而得之
顏則厚矣竊以特恩之取士蓋收累舉之棄人以其更
事之多庶乎閱理之熟然而阨窮已甚則惟務苟得血
氣既衰則烏能自強主父偃猶以日暮而倒行安昌侯尚

以年老而防怨矧姓名未階于九品而得失徒決於一朝阿世好則連茹以征忤時尚則飯蔬以沒非其詳審命義而不顧溝壑安能明斥利害而輕觸雷霆如某者世業一屨君門萬里抱遺經究始終理粗識於尊王及大比興賢能名獲陪於選士對短檠而嘆息拊長劍以悲鳴不慙仰嚇之鴟恐作不鳴之鴈喜承清問例及陳人公孫復上於鄉邦靡容遜謝賈誼少知於治體不憚敷陳謂政令造端於中書而惡出多門謂兆庶繫命於

東宮而盍親正士笑仲舒之所陳大槩陋谷永之專攻
上躬劉蕢之敢誦言自期不第匡衡之弗應令宜復罷
歸而乃甄收同李卻之諸人調補過平原之文學靖惟僥
冒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以道而事君求士以報國
當臨遣軺車之日正親覽奏篇之時擇狂夫之言必有
沃心之論獻愚者之慮得無逆耳之嫌前旌甫屆於崇
臺漫刺未通於涓府十萬錢之愧已下及於衡茅一百
里之行遂無憂於桂玉是謂曲成之賜敢忘特達之知

四牡光華推轂已勤於此日洪鈞塊北鑄金更徯於他
時感佩深深形容罔既

代建平尉兄謝李倉舉關陞

分曹下邑足未造於龍門薦士崇臺名忽塵於鶚表不
求而與乃前輩所責難於先正退省其私豈孤生宜得
此於大賢冒以為榮歎然知愧竊以士貴更事而慮事
深者或失之畏縮士貴有志而立志銳者或過於作為
故胡公天下中庸曾無補於世而賈生洛陽年少亦見

廢於時惟其外知窮閭之隱微而內推中心之惻怛有
猷有守不激不隨庶可當衮字之褒抑不負陶成之力
如某者桑榆暮景垂楚卑官命素阨於五窮縣更逢於
九廢財賦赤立官吏倉皇妻孥以闕俸給而歸自安旅
瑣徒隸以無傭直而散力事羈縻重以年饑傷哉民瘼
尚賴皇華之使曲意撫摩故令愁歎之民及茲綏靖然
窮斯濫矣孰能禦之職思其憂夜不能寐縱使情盡知
矣猶之識道而閉關藉自心誠求之殆亦無麵而作餅

未遑逃責何敢求知茲蓋伏遇某官以三館之儒宗司
九郡之民命博采輿人之誦以觀郡吏之能以某終老
犁鋤艱難備歷一念田里食息不忘賜以甄收許其序
進金非躍於大冶寶自得於深山靖念僥踰若為稱塞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已肩報德之心饑者求食寒者求
衣尚軫時辜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具啟事塵獻
以謝

代張句容尉謝余帥舉關陞

鳳歷初開薦士聳瞻於連帥鶚書直上奏名乃始於陳
人當嗟古道之不存豈謂吾身之親見感銘心石愧負
背芒百拜捧章三熏贄謝竊惟薦舉一路僥倖多門其
在于今厥有定價可為太息也已尚忍重言之哉其或
不與俗同難以貨取則必由於夙契若孔李先君出於
名門如王謝子弟否則借勢於金張許史為之增重結
交於王貢蕭朱相與游談庶從之也輕得之孔易或逢
知己而不俟問人亦須掃舍人之門勤於造請貢小夫

之牘力於懇祈乞有類於墦間巽不止於床下雖至再三而不憚庶幾萬一之見收如某者圭華寒生布韋下士鴈塔竟辜于壯志鹿鳴幾誤於升歌少不如人况乃日暮而塗遠思不出位敢忘夜寐以夙興至於選人之用舉員職狀之優令削皆夢想之不到豈覬覦之敢萌况路別九州府分五縣秩自八品以下員且百數有加以言其材皆一國之士與天下之士而觀所主非貴戚之卿則異姓之卿况蟠木之先有容且囊錐之末立見

有如此麼重以衰殘固宜反求豈應妄想故若主人之
鴈寧死不鳴亦知大治之金豈容自躍敢意首春之舉
乃先遲暮之人用匪時須學無師法愧一長之猶歉豈
二者之俱優雖窮居抗志之素堅然臨事求功之莫集
未知稱塞誤辱品題茲蓋恭遇某官受三聖之知而握
一世風俗之樞機承上相之傳而為四海人物之宗主
謂必與夫求者則奔競之習勝惟自後而先之則恬淡
之操成所以度越衆人而甄拔真足駭動流俗之觀聽

得非所異寵至若驚某敢不仰佩洪私俯堅素節過北
冀增三倍價或舒窘步於他時為南豐持一瓣香敢誓
寸心於此日其餘歸嚮罔既叙陳

代張穿山鹽場回交代

杯酒接殷勤之歡恍驚昨夢尺素述交承之好忽奉先
施仰體謙光俯慙蒙陋竊以鬻海之利實為足國之方
有若通山創於近歲規為苟且條約濶疎非兩賢之相
承講若畫一則不才者繼至何所折衷某官探學海之

淵源作詞林之根柢楓宸賜第馬蹄蚤踏於春風梅隱
效官犬吠不聞於夜月宜遂列北門之直猶俯臨東海
之濱天惟斐忱地不愛寶熬波出素論功獨最於攸司
泛水依紅贊畫更禪於大府方鶚書之交上正鵬路之
宏開雖及瓜之期猶有數月之隔而行李之使已勤一
介之來蓋恐其意氣衰頹而遲遲其行且懲夫世俗薄
惡而戀戀不去風義若此報稱謂何伏念某屢戰文場
一官暮景由南昌而往不復反雖本夙心顧東臯之存

者幾何尚須微祿適里中人之過譽荷部使者之誤知
俾越中銓之拘攣而從外臺之辟置去秋重有於僥倖
累日得奉於從容忽拜手書如承面命果作賦之羨知
莫踵於前芳推告新之誠尚有須於後會

代姪用辰謝鄉舉

考西周之制猶昧指歸貢北府之英忽塵首選矧惟同
產亦預偕升非大賢曲賜於包荒則小子曷由而並進
粵自三代之澤既斬而六官之書不傳重以始皇疾惡

特甚而焚滅無餘孝武瀆亂是云而排棄弗錄雖七略
總序僅見取於劉歆而六國陰謀未釋疑於何氏以至
鄭衆之博而莫明書禮之異賈陸之通而未知鄉遂之
分天之未喪斯文要必有待後之一遇大聖乃可舉行
雅尚此書亶惟昭代學省與六經而並列舉場惟三禮
之獨優熙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亦因之而
定制由此選者厥惟艱哉非如邾子之對叔孫深明龍
鳳之紀又若蔡墨之答魏獻詳推社稷之臣豈足陳作

者之前而遂玷褻然之舉如某者月評素下天分不高
學禮於過庭蚤承慈訓倚門而望汝久負心期蓋屢困
於點頭未免失於交臂論秀而升之學雖嘗居闔郡之
先觀光而賓于王乃不預造廷之數棲遲三載俯仰一
屢久冥心於蟲臂鼠肝豈過計於雞口牛後忽聞芝詔
又下棘闈郭隗登臺已獨先於羣彥季方為弟亦濫綴
於後陳人謂為榮已獨知愧所自喜者蓋亦有之疾痛
呻吟內寬病母之意塵埃奔走外紓嚴父之懷茲蓋伏

遇某官以冰清玉潔之姿富川納山藏之量詞源浩浩
筆陣翩翩雙鳧之飛已推縣最一鷄之上盍踐朝行猶
爾低回翻然外補江山佳處已不孤歐文忠之詩風月
平分更可續蘇長公之句鼎來別乘適啟貢闈既補周
鄉老之獻書更參漢郡守之勸駕以致樗散亦預甄收
某敢不勉所未能期於有用秋風浩蕩已同鴈序之飛
春浪和融更借龍門之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前

秋闈較藝舊愧在於盧前天府登名今復陪於漢傑矧
三邑俊彥蝟毛而奮獨一門兄弟鼎足其間雖粗慰於
庭闈抑有慚於鄉黨自朝廷立糊名之制而場屋絕取
士之私固有通榜居多同氣而不累於偏亦有闔郡弗
薦一人而不嫌於寡凡預此選皆惟其才如某者四十
無聞已愧於孔門三百設官未詳於周典故鶚表雖聯
於季氏而鵬程尚阻於南溟風雨對床共守過庭之訓
雲霄得路誓殫報國之忠賓興之詔又下於九天彙征

之吉寧忘於此日人曰一之謂甚我則再而不衰荷朱
衣之弗遺俾青氊之僅復數列侯之位次雖尚愧於曹
參第進士之詞章喜猶先於杜牧非藉使星之照曷持
文鑒之平茲蓋伏遇某官性資高明識度凝遠跡其平
日履屐之間無不得人推此誠心吐握之頃惟恐失士
方十萬竈正資於給饗適二千石稍緩於驅車爰奉廷
綸暫紆郡紱恪遵成憲申飭攸司端以棣華獨仰公門
之盛遂令茅茹亦連寒士之家某敢不仰藉吹噓勉圖

奮迅廣寒丹桂儻共折於高枝岱嶽青松當益堅於晚節

代姪崇雋謝鄉舉

秋闈獻賦慙無擲地之聲天府登名猥玷鑄金之列矧先鶚表更屬鴈行榮萃一門感深六腑竊以法制雖曰由舊人心貴在作新自文體變於歐蘇以來里選詳於熙豐而後人物之盛古昔所無習久而忘或者析言而破律事久而玩居然廢法而徇情其在於今深懲厥弊

屬當大比申飭攸司擇雄深雅健之文以為標準選公
正聰明之士以肅紀綱既伐柯之則在前而亂苗之莠
已去冒濫者削跡浮靡者革心宜得實能以副公選如
某者雕蟲是習刻鵠未成生理索然僅歎短檠之在親
年老矣豈忘三釜之營結髮雞窻剗心蠹簡固嘗終夜
不寐蓋亦靡日不思時當天日之清明今若雷風之鼓
舞相連茅茹有韡棣華三人行雖悵一人之失前車
之覆亦幸後車之収敢云難為弟難為兄共喜升於鄉

升於學重愧堦筮之末至乃參律呂之前陳茲蓋伏遇
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文采中郎之嗣風流伯始之
家葉縣飛鳧已喜雲霄之近治中展驥俯從風月之分
適周鄉老之獻書佐漢郡守之勸駕以致么麼亦預甄
收某敢不仰體誤知益堅素履擢禮闈之桂儻少慰於
雙親看長安之花肯但同於餘子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前

竊以往歲賓興取數偶符於商頌今茲旅進登名復玷

於箕疇顧月評所升幾何而雲路可階於此矧惟一鶚
之薦乃容二鳳之偕人以為榮已則知懼自朝廷重科
目之選而士子病場屋之艱故雖以公孫之才名猶難
再舉必有若蘇氏之兄弟斯可同升矧惟吾邦號曰多
士選幾百一差在毫釐又叨茅茹之連允屬棣華之韡
如某者早聞詩禮粗識簡編半世雞窓辛勤已甚雙親
鶴髮喜懼併深鴈行昔忝於齊飛鷁退未酬於始願喜
青氈之克復更綵衣之相輝矧以名聞適當中立雖慚

周士見稱洙泗之間尚友唐賢得伴瀛州之選靖言僥
冒實有夤緣恭惟某官以玉立之英姿鍾金行之勁氣
雖家傳之學獨妙於當世而陸沈之士不忘於盛心當
細柳連營正資轉餉適丹陽重地暫倚折衝祇承明詔
之頒式謹聖賢之獻申明憲度加重禮文遂併哀宗獲
參諸彥某敢不相戒於風雨對床之夜加勉於雲霄接
武之時要使功名不落餘子之後肯圖溫飽上辜國士
之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姪應龍謝鄉舉

竊以藝專蟲篆難升孔氏之門祥叶鳳鳴適應軒轅之
律鼎來捷報喜動慈顏幸乃自天恩歸有地洪惟得士
莫盛於國家載考設科率本於詞賦固有玩舉子之業
於平日而設元輔之器於異時須要不愧於子墨客卿
斯可見推於鄉老郡吏如某者素安拙訥何有見聞問
一得三早傷於孤苦駢四儷六長乏於師承恐墜箕裘
勉親筆硯七秩之母已當喜懼之年百畝之田無非腴

削之日又內外不啻百指而饑寒皆切一身難哉固窮
赧然往教勢非得已心實自知倏聞明聖之朝又下賢
能之詔獻荆山之玉敢憚楚囚聚咸陽之金偶符秦鑄
矧闔縣或僅薦其一而吾門乃並列者三儻非卿月之
照臨曷致士風之振起茲蓋恭遇某官淵源家學冠冕
宦途以彈壓天府之餘才當饒給日畿之重寄適當守
將留滯西淮爰以王人下兼北府欽承芝檢加苾棘闡
遂令衡鑒之官不輕所予亦使草茅之士得效所長某

誓與鴈行少圖鷓化廣庭賜策儻遂拜於明綸直道事
人誓不愆於素節

代姪孫

子勤

謝鄉舉

考制度於六官緬想八百年之盛興賢能於三邑猥介
十七名之中矧惟駢肩而前實乃同堂之季光生寒族
喜溢慈闈粵自姬公致太平而成是書至於戰國惡害
已而去其籍幸秦漢而下傳猶未泯而隋唐以來用之
不精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待後之一遇大聖可舉而

行熙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果因之而定制
由此其選亦大惟艱如某者弱植弗強深居無與蚤稟
過庭之訓中惟陟岵之悲弓冶箕裘深知當紹簡編燈
火其敢不親豈意庸疎遽叨選舉引領而望雖荀氏
之龍繼踵而來猶具穆王之駿况場屋相望於六載而
父子同占於一經五綵斑衣雖莫追於親育青氈舊物
喜不替於家傳幸出非常恩歸有自某官探列聖不傳
之秘受兩朝特達之知中外踐揚聲猷赫奕淮壖攬轡

猶推保障之功閩嶠建臺獨仰冰霜之操九列已高於
卿月一麾猶鎮於江天實惠徧於惇嫠隣邑仰如父母
屬當大比祇奉明綸申飭攸司不為文具盛服臨送式
張體貌之崇綵筆親題更示姓名之寵眇然寒陋有此
遇逢當益厲於初心求不負於知己躍桃花之浪遂越
禹門聯棣萼之華更符周雅

漫塘集卷十六